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Sea Wolf 海 狼

—— [美] 杰克·伦敦 / 著 王人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Sea Wolf 海 狼

—— [美] 杰克·伦敦 / 著 王人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狼/(美)杰克·伦敦(London,J.)著;王人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美国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4-1

I.海… II.①杰…②王…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22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海 狼

作 者 (美)杰克·伦敦

译 者 王人敏

责任编辑 志鹏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4-1/I·2206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9
第 三 章	17
第 四 章	30
第 五 章	37
第 六 章	45
第 七 章	59
第 八 章	62
第 九 章	70
第 十 章	79
第十一章	86
第十二章	91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06
第十五章	114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28
第十八章	142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章	157
第二十一章	166
第二十二章	171
第二十三章	176
第二十四章	181
第二十五章	189
第二十六章	204
第二十七章	218
第二十八章	227
第二十九章	235
第三十章	241
第三十一章	250
第三十二章	254
第三十三章	263
第三十四章	269
第三十五章	275
第三十六章	282
第三十七章	293
第三十八章	303
第三十九章	307

第一章

我简直不知道该由哪里谈起，尽管有的时候我非常可笑，将出事缘由全都推到查利·弗鲁塞斯身上。他有一座避暑小屋，在塔马帕斯山阴影下的米尔谷中。除去冬天几个月没什么事儿可干时他才在那里休息一下脑子，读一读尼采和叔本华以外，向来不到那里去。夏季他却喜欢呆在城市的嚣尘之中，挥汗，被晒，有时他还干些脏活儿。我有一个习惯，每周六午后都去探望他，并且在那里住到周一早晨，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习惯，我就不可能在正月那个不同寻常的早上航行在旧金山湾中了。

并非在汽船上有危险，“马丁内斯号”是一只新渡船，在索萨利托同旧金山之间航行也才是第四次或者第五次，危险是那笼罩了海湾的大雾。我是陆地人，不知道雾有多么凶险，事实上我仍然记得在我走上前甲板上层，站在驾驶舱正下面的时候那种得意的心情。我的幻想被那看上去很神秘的雾气吸引了。一股清新的风吹在我身上，使我在那潮乎乎的雾气中孤独了很长时间——其实我根本不孤独，由于我朦胧感觉到头顶上的玻璃屋中还有一名领港员和一个我视为是船长的人。

我记得我在想着分工制度的好处，有了分工我便能去访问住在港汊另一边的朋友，而不必深入观察雾、风、潮水与航行一类的东西。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特长是一件好事，我想着。有了领港员与船长的专业知识，千千万万的人对海洋与航行就能不用比我了解得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不必懂得各种杂事，只消将精力放在几项专门的学业上就成了，例如对爱伦·坡在美国文学上的地位的分析——顺便说一下，那是我在本月份《太平洋月刊》第二期上登载的文章。我上船走过船舱的时候，曾留意过一位身强力壮的绅士，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太平洋月刊》，翻开的地方正好是我写的文章，因此我再次想到分工，领港员与船长掌握了专业知识就能在那位身强力壮的绅士看我的有关爱伦·坡的专门知识的时候，使他由索萨利托安全地渡到旧金山去。

一名红脸汉子砰一声带上了背后的舱门，蹒跚着走上甲板，把我的思路打断了，但是我已经在心中牢牢地记下了这个题目，准备在一篇思考中的文章里用，文章准备叫《自由之必要：为艺术家的辩解》。红脸汉子抬眼看了看驾驶舱，看了一阵四周的浓雾，又蹒跚着经过甲板，然后蹒跚着走回来（很明显他安了假腿），在我身旁站定，双脚跨开，脸上露出自得其乐的神色。我断定他的一生是在海上度过的，我猜得很对。

“像这里这么糟糕的天气真会使人很早就生出白发。”他说的时候向驾驶舱点了一下头。

“我却不感到有什么特别紧张，”我答道，“像 A、B、C 一样简单，他们靠罗盘判定方向、距离与速度，我只好认为它像数学一样正确。”

“太紧张了！”他哼了哼鼻子，“像 A、B、C 一样简单！数学一样正确！”

他似乎在替自己鼓劲，身体向后仰着，看着我。“从金门冲出来的这阵潮水怎样？”他问，更确切地讲是怒吼，“它退潮的速度怎样？向哪个

方向退？你听一下那钟声好吗？那是警钟航标，我们已到达航标顶上了。你瞧，他们正在转变航向！”

由雾中响起一种哀伤的钟声。我依稀看到那个引航员匆匆转动舵。方才好像在前面的钟声这会儿已经到了身边。我们自己的汽笛粗声鸣响，其他的汽笛声也时常从雾外面传进来。

“那是一种轮渡。”刚到的人说，他说的是右舷外边响起的汽笛。“听那面，听到了吗？是用嘴吹的号角。大概是平底纵帆船。船老板，你可要留神！呀，我早料到了，地狱就在面前。”

望不见的渡轮一阵接着一阵地拉汽笛，嘴吹的号角在惊慌地发出嘟嘟的长鸣。

“这会儿它们在相互致意，要避免撞在一起。”红脸汉子继续往下说，这个时候急促的汽笛声不响了。

他在将号角与汽笛的声音表示的意思清楚地说出来时，脸上闪闪发光，眼睛也兴奋地闪闪发光。“那汽笛在向右走，你听到的那个嘴里含了只青蛙的家伙——我想可能是三桅汽船，在上游迎着潮流缓缓驶进。”

一阵细小而尖锐的汽笛声迎面传来，发出呜呜的响声，就在前边，仿佛发疯一般。“马丁内斯号”敲起了雾锣。我们的桨叶停止了活动，起伏的跳动静了下来，很快又重新开始了。那细小而尖锐的汽笛声仿佛是在猛兽的吼叫中低鸣的蟋蟀，由旁边窜过迷雾，马上便沉下去了。我看着自己的伙伴，想从他那里得到解释。

“那是一种不怕死的汽艇，”他说，“我真想撞翻它，小混蛋！惹事的总是这种船！这样的玩意有什么用处？随便一只蠢驴一爬上船就像要赶到阴曹地府去吃早餐，汽笛吹得特别响，他来了，整个世界上的人都要照顾

他，他照顾不了自己了！你要当心点儿！什么行驶权啊，礼貌啊，他们完全不明白！”

他那毫无缘由的怒火使我感到很有趣，在他怒发冲冠地噔噔走着的时候我又沉浸在那迷雾的幻想中了。的确非常奇怪，似乎是无尽神秘的暗影掩盖着转动的地球——而人仅仅是一些发光的小点儿，由于遭受天谴才疯狂地热爱工作，跨上他们用木头与钢铁制作的马经过神秘中心，在“虚无”中毫无目的地摸索，用煞有介事的声音狂呼乱叫，心中却因为疑虑和恐怖而显得沉重至极。

我那伙伴讲话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笑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在清醒地前进，事实上同样是从神秘中探索与挣扎。

“喂，有什么人驶到我们的航道里，”他在说，“你听到了吗？来得非常迅速，横冲直撞地驶向这儿来了。我想它还不曾听到我们的声音，由于风是逆向吹的。”

清风正吹向我们，我能够清晰地听到汽笛声，正在前边很近的地方的—边。

“是不是轮渡？”我问。

他点了点头，接着说，“否则它就不可能保持这么快的航速了，”他轻轻地笑了笑，“上边的人也许是太着急了。”

我抬眼瞧了一下。船长已将头与肩膀伸到了驾驶舱外面，聚精会神地看着迷雾深处，似乎全靠意志就能将那里看透。他一脸不安的神色，我的伙伴也是一脸不安的神色，他已步履沉重地到了栏杆旁边，一样聚精会神地盯着那看不到的灾难。

正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来临了，快得真是无法想像。浓雾好似被楔子劈为了两半，一只汽船的船头出现了，后边拖曳着两道雾气的花环，犹如

鼻尖上挂了浮藻的海中怪兽。我望见了驾驶舱，望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用胳膊支着露出了一半身子。他身穿一套蓝制服，我仍然记得曾经注意到了他那平静的、整洁的模样。在那种环境下他那平静几乎是骇人的。他听凭命运同它手拉手前进，镇定地估算着那个打击。他靠在那里的时候，双眼安谧地、深思地扫过我们的头顶，仿佛是精确地确定冲撞的部位，没听到那引航员愤怒的叫嚷，“这会儿可是碰上了！”

我转身一瞧，他说这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不能反驳。

“抓住什么东西。”红脸汉子对我说，他那咆哮都不见了，仿佛忽然染上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听女人们的哀鸣吧。”他严厉地说，好像带着痛苦，好像从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尚没有时间按他说的去做，两只船已碰撞了。我们的船一定被撞到了腰部，由于我什么也没见到，那只突如其来的船已不在我的视线范围里了。“马丁内斯号”猛地倾斜了，木料在压裂，在破碎。我跌到湿漉漉的甲板上，还没爬起身来就已经听到了女人的哀叫。就是这种最无法形容的、使人胆战心惊的叫喊使我没有了主意，我敢断定。我想起了放在船舱中的救生衣，却在门前被一大堆发疯般的男人和女人堵住，冲了回来。后来几分钟里发生的事情我记不起来了，尽管我清楚地记得从头顶上的架子里放下救生衣，而红脸汉子则将它们往一些惊慌失措的妇女身上缚。这记忆像我所看到过的任何一幅画一样清晰、透彻。一幅到现在看起来仍然记忆犹新的画——船舱一边乱七八糟的空洞，由洞中绕进来的、盘旋着的灰色浓雾。装了套子的空座位上扔满了慌乱逃走的证据，全是一些包裹、手提包、雨伞、围巾与外套之类的东西。那看了我文章的身强力壮的绅士身上穿着帆布与软木，手中拿着那份报纸，还不停地问我是否有危险。那红脸汉子的假腿勇敢地蹒跚移动着，看到人就为他穿上救生衣，系带子。最

后是女人疯狂的哀叫。

最折磨我神经的就是妇人们的这种哀号。它想必也折磨着红脸汉子的神经，因为我到现在心中仍然有一幅永久不可能消退的画面。那身强力壮的绅士正向他的大衣兜里放那本杂志，并且呆呆地看着。一群杂乱的妇女板着苍白的面孔，大呼小叫，仿佛失魂落魄之人的大合唱。红脸汉子的脸这会儿由于生气涨得青紫，两手举在头顶上方，如同猛摔炸雷一般高叫着：“不要吵！呵，不要吵啦！”

我记得当时那场景突然使我发笑，但是我马上发觉自己事实上也惊慌起来，由于她们和我都是一类人，犹如我的母亲和姐妹，在死亡的恐怖面前，不想死。我仍然记得她们的哀叫声使我想到屠夫刀下的猪嚎。那活生生的相像使我极为吃惊。这些大概具有最伟大的感情、最亲切的怜悯的妇女现在却张大嘴尖声哀叫。她们想生存，却没有人援助。她们哀叫，就像被夹到的耗子一样。

那可怕的情景将我赶上甲板。我觉得不好受，想呕吐，在一条长长的凳子上坐下。我在朦胧中看着和听着大家在争先恐后地放下救生艇，跑来跑去地哀叫。那情景很像我在书本中看过的。索具绞住了，怎么都转不动。一只小艇载满妇女与小孩儿放下去，塞子却没装好，立刻涌进水去，立即翻了。另外一艘小艇放下一头，那一头却被滑车挂住了，不得不丢在那儿。闯祸的突如其来的汽船消失了，尽管听人说它肯定会派船来营救我们。

我走到下层甲板。“马丁内斯号”正在飞快下沉，水面已相当近，很多旅客已在向水里跳，而在水中的又大声叫嚷，希望重新被救上船，却没人理睬。有个声音在呼喊：我们下沉了，接踵而来的惊恐袭击了我。我也跟随人们跳出船去。是怎样跳的我不知道，却的确并且立刻知道了在水中

的人为什么急着要返回船上去。那是由于水冰凉，刺得心生疼。我跳下去的时候那苦痛来得又迅速又猛烈，就像火灼，一直痛到骨髓，就像被死亡的爪子抓到一样。苦痛与恐怖让我倒吸了一口气，却使水灌进了肺里，直到救生衣使我浮上水面。口中的咸味特别强烈，辛辣的东西呛着我的喉咙与肺，使我快要窒息了。

然而冷是最难熬的。我感到自己已经活不了几分钟了。人们在我旁边拼命地挣扎、打转。我听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呼应，又听到了划桨声。那突如其来的汽船很明显在放救生艇。时间飞速流逝，我想不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的两只脚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一种冰冷的麻木正朝我的心脏袭来，往里边钻。小小的水波与浪尖泛起含着恶意的泡沫，不时地冲击我的头，灌到我的嘴里，呛得我无法喘气。

嘈杂声慢慢地淡了下去，尽管我能听到远方的无可奈何的合唱和一阵哀鸣，明知“马丁内斯号”已沉没。后来——不知是多长时间的后来——我觉醒过来，却吓得够呛。我独自一人，再也听不到呼唤与悲嚎了——只有被浓雾包围的浪涛，发出空虚而可怕的回响。在人群中毕竟还有休戚相关的感觉，就算惊惧也不如独自被弃可怕。我这会儿感受到的正是孤寂的惊恐。我在向何处漂流？红脸汉子曾讲过海潮正向金门退。那我是在向海中漂流吗？我穿上漂浮的救生衣会怎样？是否会随时粉碎？我曾经听说过，这种东西是用纸与灯心草制作的，不久便会浸透，彻底失去浮力，而我却是一点儿水都不会游，况且我还是孤身一人，好像在一片原始的灰暗的浩淼里漂浮。一种疯狂般的感觉控制了我，我承认。我喊起来，像方才的女人一样哀呼，同时用我没有感觉的两手拍击着海水。

这种情形延续了多少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茫无所知插了进来，其中某些东西我想不起来了，就像想不起艰苦而伤心的梦一样。苏醒过来

的时候仿佛已过去了很多个世纪。我看到了一艘船的船首从雾中出现了，差不多就在我的头上。船上有三只三角帆，相互巧妙地拍击着，鼓满了风。船头破水处送出了大量的泡沫与汩汩声，我好像首当其冲。我想叫喊，不过已喊不出来。船首冲我压过来，却正好错开，只使我头上溅满了水花，接着那黑色的很长的船身就随之滑了过去，特别近，几乎用手就能触到。我想游过去抓住它，下了发疯般的决心，想将手指扎到木头里去，然而我的胳膊却沉甸甸的，没有力气。我又一次想叫喊，不过喊不出声。

船尾溜了过去，随即落入波涛间的空隙中，我看到有个人影站在舵旁边，还有一个人，好像什么都不干，只是自得其乐地抽着雪茄。我望到烟雾由他嘴里喷出。那个人慢慢地回过身来，向我这儿的水面望了望。那是不屑一顾的、不期而遇的一瞥，是人们目前根本没有特殊的事情要做的时候的一个偶然行动，不过是因为活着必须得动才有的行为。

然而那一眼却关系到我的生和死。我望到了船被雾吞噬，望到了舵旁边那个人的背影，望到了另外一个人慢慢回过头，眼睛盯着水面，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看见了我。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似乎在沉思。我非常担心他的目光就算射到了我身上同样会视若无睹，然而他的目光却射在了我身上，并且刚好射到我的眼睛中。他的确见到了我，因为他朝船舵那边跑去，将那个人撬开，双臂不住交叉地急转着舵，并且下达什么命令。那船似乎由原来航线的正切线越了过去，几乎立刻落入雾中不见了。

我感到自己逐渐没有了知觉。我用尽所有的精力想征服从身边升起的使人无法喘息的虚无与黑暗。很快我听到了渐渐接近的桨声，听到有什么人在呼唤。当他离我很近时我听到他不耐烦地喊道，“他妈的你为什么不喊呢？”这是指的我，我知道。接着虚无和黑暗就把我淹没了。

第二章

看起来我好像在一个强有力的节奏中摇晃着通过渺茫无际的空间轨道；闪烁的亮光噼啪地响着由我身旁飞过。那是星辰，我知道，还有闪光的流星。当我飞行在恒星间时所到的地方，它们处处存在。我荡到最高的地方正想往回荡的时候，震耳欲聋的锣声敲了起来，如同炸雷一般轰鸣。我在长长的岁月中摆动了很多个平静的世纪，享受着我那惊人的飞行，同时考虑着它。

然而梦幻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以为那绝对是个梦。我来回往复的节奏愈来愈短，激烈的来回荡动迅速得使我吃了一惊，简直喘不过气来，它带着我在天空中急剧地震动。雷鸣般的锣声愈来愈急促和剧烈，我开始怀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恐惧期待着它敲响。接着我又仿佛被拖过烈日下炽热的白沙，那粗糙的沙锉得我很疼。接下来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我的皮肉痛得如同在火里烧灼。那锣当当地敲打，像丧钟一样哀鸣。闪烁的火花就像无尽的光流由我身旁掠过，好像恒星系统在坠向虚无。我喘着气，却艰难地屏息凝气，睁开双眼。有两人正在我旁边跪着，对我进行急救。那强有力的节奏是船身在海面上行驶时的颠簸。那骇人的锣是挂在墙壁上的一只煎锅，随着船只的波动叮当作响。那锉得人很疼的粗糙灼热的

沙像一双粗糙的手在摩擦着我裸露的胸膛。我痛得来回扭动，微微抬起眼睛。我的胸膛发红而刺痛，我看到细微的血点由擦破的红肿的表皮中渗出。

“行了，扬森，”其中有个人说，“你没有看到将这位先生的皮都擦掉了么？”

被称为扬森的人不再摩擦，笨手笨脚地立起身来。那是名身体强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他讲话的人很明显是个伦敦大佬，长着一张线条明显、文弱英俊，几乎带着女人味的脸，证明他在吮吸母亲乳汁的时候同时也听着圣玛丽鲍的钟声。他头上戴着一顶肮脏的软棉布小帽，细腰上系着一条肮脏的麻袋。这表明他是这只船上极其肮脏的厨房中的厨子，我发现自己已经在这只船里了。

“您此刻感觉怎样，先生？”他问，一脸多少辈以来就讨着小费的人的谄媚的假笑。

作为应答，我无力地挣扎着坐起身来，扬森扶我站起身。煎锅的叮当与碰撞仍然在无情地摧残我的神经，让我难以集中思想。我扶着厨房的木架当作支柱——我必须承认木架上积起的油乎乎的东西令我牙齿打战，越过一个灼热的铁灶，伸过手去抓住那可恶的家伙，由钩子上摘了下来，将它安安稳稳地塞进了煤箱中。

厨子看到我那神经质的行为，冷笑着，将一个冒着热气的大杯子塞到我手中，说“喝了会好受点儿。”那是一种使人看了想吐的东西——船里的咖啡——不过那热气却能令人清醒。我一面吞咽那滚热的东西，一面瞧着皮破出血的、剧痛的胸口，回头望着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

“多谢，扬森先生。”我说，“但是你不感到自己做事勇敢过头

了吗？”

由于知道我的动作而并非言语所包含的叱责，他伸出手掌来让我检察。他手上的老茧特别厚。我握住那角质的凸起，牙齿因它的粗糙而带来的痛苦感觉又一次打起战来。

“我叫詹森，不叫扬森。”他用迟缓而非常标准的英语说，不过略带着一点儿外国腔调。

他的淡蓝色眸子中含有温和的抵制，并且带着谦逊的直率与英勇，这都使我产生了兴趣。

“多谢，詹森先生。”我更正了称呼，伸出手去想同他握手。

他迟疑了片刻，感到不知所措而又难为情，将身体的重量换到另一条腿上，接着就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胡乱握起来。

“你有干衣裳让我换吗？”我问厨子。

“有，先生，”他极为欣喜地立即答道，“如果您高兴穿我的衣裳的话，我就到下面去瞧一瞧我的箱子。”

他一弯腰离开了厨房，脚步轻捷平稳，让我感到与其说是猫一般敏捷，不如说是油一般滑溜。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的这种滑溜，抑或说是油滑，大概是他的性情最突出的表征。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我问詹森，我猜他是一名水手，猜得不错。“这是什么船？想到哪里去？”

“已经驶离拉洛尼斯岛，基本上是向西南方向开。”他很慢而有规则地答道，好像在找最好的英语表达形式，严格地按照我问题的次序进行回答，“这条船是‘幽灵号纵帆船’，捕海豹——到日本去。”

“船长是什么人？我一换好衣服必须马上去见他。”

詹森显出为难的神情，不知所措。他迟疑了一会儿，搜寻着词语，做出完整的答话。“船长是海狼拉森，大家都那样称呼他。我从未听过他有别的名字，但是你对他讲话必须温和一些，今天早上他在发火。大副——”

他的话音未落，厨子已经悄悄走了进来。

“你最好少到这里来，詹森，”他说，“老头子会在甲板上找你的。此刻千万别冒犯他。”

詹森听话地走了出去，并且由厨子身后朝我递来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恐惧的眼色，似乎在加重他那被打断的话，让我对船长温和一些。

厨子的胳膊上挂着一身满是褶皱的衣裳，令人讨厌且散发着臭味儿。

“这衣裳藏到箱子里的时候没有晒干，先生，”他说道，“但是您必须将就着穿，等我在火边烤干你的衣裳。”

船摇荡得使人站不住，我抓住木架，靠着厨子的帮忙穿上一件紧身的羊毛汗衫。我的肉体一碰到那不光滑的东西就战栗骚动起来。他发现我不由自主地痉挛与紧皱眉头就笑了：

“我希望你一生都不要适应这种东西，您的皮肤多娇嫩啊。我一看就断定您肯定是位大老爷。”

我原本便有些厌恶他，他给我一穿衣裳我便更加厌恶他了。同他的接触有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的手一接触我便退缩，身子便会感觉不快。一面是这一缘故，一面是煮着东西沸腾的锅中的气味，我在二者的两面夹击之下，急不可耐地想跑到清新的空气中去，况且还得去见船长商量用什么办法送我上岸的事情。

一件劣质的棉布衬衫在不断的道歉与议论声中披在了我的身上，那衬衣领子磨坏了，胸口也不再是原来的颜色——我认为是过去的血迹。脚上